



手心的太陽

王培根

手心的太陽



王培根

「愛，就是在別人的眼中，看到自己的責任！」順邊工作邊想著。十年、二十年的歲月，無數汗水、無數血淚，為自身而流、為家庭而流。筋脈糾結的手臂因使力而更緊皺了，像他的眉一般深鎖。肩上扛著整個家庭的視障按摩師，獨自在這條路上堅持著。

「國中時，我視力就很差了，加上當時醫療不發達。每每我上課時，黑板上模模糊糊的字體總是在開著我玩笑！」順對我說。十七、八歲的少年就這樣離開學校，放下書本，先後接下倉儲管理員和貿易公司業務員的工作。一切都像六十年代初打拼的青年那般勤奮、那般刻苦，但卻有著堅毅的心。「我今天能有如此的毅力，該是那時培養的吧！」順輕鬆笑著說，但他接下來說的故事，可就沒這樣輕鬆了。

三十歲的順，帶著長年工作的經驗與熱忱，正要往上爬時，卻受到一生中最大的打擊。極力避免的視

力問題終究躲不掉。在一個忙碌的下午，最後的一點視力被奪走了，生活像突然被抽乾一般，沒有光明、沒有希望、沒有活下去的勇氣。絕望緊裹著他，黑暗更濃、更重、更令人窒息。從有到無，失落的他回到失落的家，「看」不到明天，「我能做什麼？我還能做什麼？」

某天，順無精打采地和弟弟看著職棒轉播，「……歡迎收看這場在新莊球場舉辦的比賽……」突然，一個地方，一個被深埋在記憶裡的地方閃現——新莊盲人重建院。那是以前在貿易公司工作時每天都要經過的地方啊！一週後，弟弟帶著順到了盲人重建院。走出家門，走入社會對順真是個巨大的轉捩。人生有四季，會循環的四季。而順人生的嚴冬，大雪正悄悄的溶解著，只是他還沒覺到東風的吹拂而已。

抱著「再艱辛的路也得走」順開始接觸其他盲界

朋友與師長，學習點字、按摩、烹飪、自理……等課程。半年的時光就在周圍的愛與熱中度過，順也考取了按摩師執照，調整好了心情，準備再次踏入職場！「在我失去視力後，我突然發現了我到底擁有什麼，而且少了視力，也等於少了些優勢，那我就得更努力了。我沒有悲傷的權力，因為上天已送我一雙有用的手！」順意味深長的說著。

「先生，謝謝！」順顫抖的手接下了失明後第一筆收入。這時的順開始在按摩店工作，70年代的按摩店，十幾個按摩師受僱於老闆，老闆管吃管住，收入和老闆五五均分。從中午到半夜的工作時間，不僅要接店內的工作，外面的生意也要跑的！盲人按摩師，在艷陽下、夜風裡、月光中都捕捉得到他們默默辛勤奔波的背影，但往往他們總被人們視作落葉般的輕。

凌晨近三點，士東路上疏落落的燈火，燈火中順緩緩地走著，寒冷的東北季風吹著，發抖的手，一

邊緊握著手杖，另一邊緊握著口袋裡那張溫溫的千元鈔。他想攔輛車，按摩店還在數里外啊。可是沒有車，該說是沒有願意停下的車，呼嘯而過的車聲，比東北季風還要冰冷！「再忍點，我存夠了錢了，我快要可以回家鄉開店了！」順喃喃地唸著，一步一步地堅持著。

民國81年，順回到基隆老家開起按摩店，佈置簡潔的空間，強調的是他的手，「我希望客人可以輕輕鬆鬆地躺著，並帶著舒舒服服的身心回家！」順不只把按摩視做生計工作，而更注重那份虔誠的心，希望客人能紓解煩憂、減輕壓力，不能提供什麼神奇的療效；只是給予最樸實的關懷！

83年的夏天，基隆北都大飯店裡，順牽起珍的手步上紅毯。珍，生在宜蘭蘇澳海港邊，從小跟著太平洋學得一顆寬厚、豁達的心。白晰的皮膚、金黃的髮，家裡老幼最喜歡這個洋娃娃般的「白化症寶寶」

了！高中畢業後投入職場的她，在盲人重建院首次遇到順。看上去似乎兩條平行線，但其實只要角度有些偏折，總有接合的一點！二十五歲那年，珍耳朵開刀，順帶著一票朋友蜂擁到醫院探病。出院後，兩人呆在一起的時間多了，珍唸書給順聽，順教珍按摩的小技巧……。而到底他們聽過幾次海、看過多少花香、聞過多少顆星，我這個當小孩的，永遠只能得到一個甜甜的笑容。或許，那時無聲勝有聲吧！

很快的，這個家多了一個小傢伙了——我的來臨，是甜美、也是個負擔，但老爸老媽卻無悔的扛了下來！每天的工作，只為給這個家更溫暖的被窩、更充足的食物。順的手爬滿了繭，臂上繞住辛勞的鎖。珍，每日燒飯做菜、洗衣刷壁、相夫教子，忙了個七昏八素、日以繼夜。以苗畫地的歐陽夫人也不過如此吧？現在翻翻舊照片，想想童年，那個常常被衣架追

殺的頑童，今天已經高中了。學過那麼多個偉大的父母：嚴格不輸先賢的胡適母親、歸有光筆下的慈愛母親、啟發孩子學習的慈父蘇洵和觀愛後代、扶持後代獨立的老阿爸范仲淹……。其實在順與珍身上也有著許多他們愛的光芒呢！

那些年，那一年，順四十五歲。那個凌晨三點孤單街頭的人影，今天有了家、有了妻兒，還有著自己的夢。六、七年前開始，順每日按摩一位癱瘓的老爺爺。那時國小的我，常跟他一起去。看著床上單薄虛弱的身軀，在順柔緩的手下沉沉的入睡。老人不能言、不能動，但每次離開時，我稚嫩的眼總讀得到一絲絲的笑意。順用手靜靜地與老爺爺交流著，每次按壓、每次揉撫，都給老人一些些，一些些他最需要的安全感與撫慰。「人生就是如此，今天你按摩的是老人佝僂的身體；十數年後，輪到我，輪到我蒼老、白

髮、皺了額。」人生，就像大轉盤，有時轉到生、有時轉到死、有時轉到樂、有時轉到悲……。但四十五歲那一年，對順與珍來說，並不那般順心……。

那一年我十歲，記得是個遙遠的端午節。躺在醫院床上聞粽子的香味，心裡只想著回家。順當初因先天高度近視導致視網膜剝離而失明，而十歲的我註定走上這條「辛」路。黑暗漫延的感覺很沉重，心像被冰鎮的春天，花發不芳、葉生不華。一樣的黑暗、相近的絕望，比起順，我更手足無措。

幸好，順的手、珍的愛鼓舞著我。「並不是一無所有，你還有耳、有手腳、有嘴和鼻，更有顆年輕的心！」順的話語反覆就這一句，但卻是最有用的一句。當那天我步出陰雨後，更加敬重起老爸了。我有老爸老媽的愛，才可以拾回我的太陽，而老爸當年可是孤軍奮戰，戰勝心魔的！那種堅毅與樂觀，或許會

成為我們最優秀的家風呢！

轉眼七年又過去了，按摩店裡客人來了又去。順依舊胼手胝足的工作著，幾百、幾千、幾萬，慢慢的積累，只求家庭過地更舒服；珍仍然無怨無悔的努力著，每天、每月、每一年，希望給我們更方便的生活。十歲的小孩哭哭啼啼地上完小學，靜靜地踏入國中。「我沒有權力感嘆，因為我其實是幸福的！」失明幾年後我領悟了這個道理，從老爸老媽堅強的笑裡領悟到的啊！上天不欠我們什麼，只是我們忘了去挖掘那些賜予罷了！順發現了他的手，手可以賺錢、可以紓壓、更可以撫慰別人的心！爸媽總說我們是平凡的家庭，看似平凡的家庭，但我總笑著想他們那兩雙手、兩顆對生命熱熱的心。

國中三年，走在滿佈碎石的路上，一不小心可能會摔傷，傷個頭破血流。時間被分割在考試與考試

間、撕碎在補習與補習中，心裡只知道是為了未來遙遠的夢。就像當年的順在重建院裡學習，想養家活口。而我是想養「特教」這個家、活「愛心」這個口。而爸媽的支持成了最強的后盾。一年、兩年，終於基測了，放榜的那刻鬆了一口氣：「啊！又前進了一步了！」等到升上高中，才明白真正的挑戰才剛開始。

正當我努力讀書，讀得水深火熱之際，偶然發現老爸的磁碟機裡塞滿了中醫學、藥理、針灸之類的書籍資料。我問老爸，他只是笑笑的說：「多學一點，多會一點，按摩時多少能給別人更好的服務。」我才猛然意示到，順對按摩這個職業，不只是當作養活家庭的工具，更把它提升到類似信仰般的執著。如同書上說的：「藥，貴在真誠。開方者的真誠，煎藥者的真誠，病人堅信服完藥病情就會好轉的真誠……如果這三種真誠不能融合搭配，就算天下名醫的方子都沒

用。這就是藥！」天下萬事都是如此，「真誠」才是最了不起的成就！而我在與老爸多次的長談下，忽然覺得我的夢——想幫助弱勢、回饋社會的夢，是多麼薄弱、多麼不切實際。每日只是埋首於教科書，唸著未來要如何如何，而完全忽視身旁那些眼神，需要幫助的、需要安慰的、需要陪伴的眼神。我很感謝老爸的手拉回了我，讓我現在能腳踏實地愛這個世界、照亮這個社會！

「小姐，謝謝唷！」順按完了一位老婦，接過錢笑笑地送她出去。關上門，珍在廚房裡大炒大煮，我坐在桌前寫文章。寫到王冕，想到他的「天下哪有個學不會的事，我何不畫它幾枝！」，真像順啊！寫到秦觀，想到那句「金風玉露一相逢，便勝卻人間無數！」好像順與珍的初戀；寫到德蕾莎修女，冒出那段「至愛無法衡量，至愛就是付出。」從順、珍到我

身邊的人，不都正在至愛著我們嗎？

「愛，就是在別人的眼中，看到自己的責任。」
愛，有大愛也有小愛，但沒有不去愛的理由！去愛別人、愛這個世界，世界會因為充滿更多愛而更豐美的！就像順的手，撫慰人的身心，推著別人前進，前進到下一個錦繡天地。而珍，則是帶著微笑的施予者，給順支持、給我肩膀，也默默地給身邊的人祝福與溫暖，施予他們的愛與熱，燃燒更多光亮！愛很簡單、很實際，只要我們願意去扛起、去付出就可以了！